

凝望杨树的四季

□梁东方

在北方,杨树是最适合干旱少雨冬冷夏热四季分明的地域性气候特点的本地树种。它们不择地而生,既可以扦插也可以籽实栽种,成活率高,生长迅速,往往可以几十年上百地长期生长下去,长成参天大树,其高大挺拔优雅茂盛不输于任何其他乔木。

也正是因为常见而速生,人们常常对它们不以为意。很多经济林树种往往都是杨树,甚至有些还未成材便会被砍伐,成为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就是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树,在春天里发芽,在初夏时节形成荫翳,在酷暑中遮阳,在秋天里渐渐变黄,在一树透明的金黄最终形成之后就开始了落叶飘零的晚秋过程,一直到冬天里根根树枝杈杈都清晰地映照在天空中,与风为伴、与霜为友、与雪参差,信心十足地等待又一年春夏秋冬的轮回。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里任何一个时间点,你只要注意看一下杨树,都会发现它妙不可言的美。

比如今天,现在这个时候,我走在山前平原的大地上一行大杨树树下,大杨树变黄变色,有的在绿色中掺杂了黄,有的则大部分树叶都已经变黄,形成了整整一棵大树上整齐的金黄;有了一树整齐的金黄而还保持着树叶的完整,没有明显掉落的地方,这样的时刻我估计不会持续多久,一阵风来,金黄的树叶们在最辉煌的一刻之后飘然落地。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天,也可能就在今天傍晚、明天早晨……也就是说我现在伫立在金黄的大杨树下的这一时刻,是一年四季中仅有的一天,仅有一次的机会,仅有的一个时间点。

我很庆幸,庆幸自己在正确的时间抵达了正确的地方,没有错过这一排大杨树一年之中最美的一景。

山前平原上这个无边无际的场景里,麦苗已经绿了,绿得稚嫩;芦花正白,被夜里的寒凉冻黑了;棉桃也吐出了一点点白嘴儿;核桃树的叶子已经变

黑,有人拿着长长的杆子在树下寻找着没有摘净的剩果儿,核桃的剩果也是全黑的。小榆树的叶子则既绿也黄,让人想起少白头。一种红茎的野草叶子全部落去以后只剩下了暗红的茎秆,为大地增添了一种颜色;藤萝植被中有一种红叶,用鲜红色将自己攀援在大树上的姿态毕现出来。沟渠中的积水闪闪地在正午的阳光里发着亮,像是所有这一切颜色下面的地灯。

地灯上面,一切的颜色之中,高大的杨树通贯上下的金黄则确定是整个天地之中最大的色块,是当然的主角,是你留恋不去的最重要对象。

金黄的杨树叶子在天空衬托下,有丝丝缕缕白云的蔚蓝天空的衬托下,于风中摇摆,并不断吸引你的眼光去追寻,去注意到它们分布在高大树冠上的均匀存在。它们在猎猎风中的摇摆像是一些人类婴儿的玩具,像是自由鸟儿的一种跃跃欲试,像是对我们沉重肉

身的努力提拔,像是画出了我们自己都未必能意识到的灵魂。

这个灵魂因为在地面上太久,在循规蹈矩的生活里太久而逐渐忘记了自己还有那样一种高远飞翔的需要。黄叶和蓝天在今天,在这一刻,用浓郁的颜色,在风的协助下做着不停歇的启示,使人在领悟的同时沉浸到自我发现的喜悦之中。这种当下的喜悦里既有回味,也有展望;此前此后一切的忘我之境、优美之境都凭着现在的启示而连接了起来,形成一场仿佛从未间断的愉悦。这是审美,也是人生的重要意义所在。一切都在光影颜色之间,在天高地阔的季节里,在人与树并置的仰望中。

尽量长久地凝望黄叶在蓝天里的随风摇摆吧,尽量感受阳光的照耀吧,尽量慢慢地从每一个角度观看杨树的细节吧!因为这不易的人生里,有这样承载了无边愉悦的一瞬、杨树金黄的一瞬。

诗圣草堂行

□杨乾坤

辛丑春,赴蜀中瞻仰杜甫草堂,诗以纪感。

中华诗圣推杜公, 历历千载古今同。
我爱杜诗恒如一, 心驰神道访遗踪。
辛丑三月春光艳, 满怀虔敬赴蓉城。
浣花溪畔草堂在, 摄魂动魄意升腾。
草堂自有元气聚, 草堂地僻四极通。
草堂名重海内外, 草堂难逢我今逢。
草宇清风堂不陋, 清风草宇堂有声。
“欲填沟壑唯疏放”, 中有惊天动地翁。
万里谁能驯? 艰危气益增。
为人性僻耽佳句, 凌云健笔意纵横。
大哉《咏怀五百字》, 鸿篇巨制有《北征》。
狂喜官军收蓟北, 《秋兴》波澜独老成。
三吏三别《洗兵马》, 前后出塞《兵车行》。
秦中帝里多悲怆, 万里烽烟系心胸。
气吞千古势, 笔补造化功。
沉郁铸其格, 顿挫美自凝。
沉如百川纳于海, 都似浩翠写晴空。
顿而抑扬得百致, 挫而新境开鸿濛。
穷迫偏负入世任, 饥饿却怀济世情。
铮铮铁骨担道义, 如椽大笔起雷霆。
漂泊西南风尘际, 赖有草堂将身容。
室陋身弊虽窘迫, 大雅生春义丰盈。
宁可吾庐破冻死, 愿得广庇庶苍生。
磊落平生怀直道, 敢教大化扬仁风。
诗思倒却天河水, 陶铸自有盘古雄。
大作一千四百首, 诗史史诗傲苍穹。
盛唐有杜甫, 天材绝伦自振英。
中华有杜甫, 光前裕后气若虹。
百代诗山势巍巍, 更有杜诗立巅峰。
诗星辈出光璀璨, 更见诗圣如月明。
天生杜公壮诗国, 浣溪卜居得殊荣。
且喜今日谐夙愿, 我来天府拜人龙。
欣对草堂我瞻仰, 敬献诗圣我鞠躬。
草堂自有高标准, 诗圣宇宙垂大名。

缘分答卷

□田继光

顿悟大千世界的事,能用科学思维和公式推理计算出来的,可谓不胜枚举,唯有缘分不能。

我们两口子的缘分,要从第一次约会说起。那是在部队开赴老山前线之前的一个冬日。

那天,我身着刚洗过的“三点红”的军装,脚穿黑色高跟皮鞋,只是按参战要求理的那个光头,似乎与时空不太般配。我们在双方“闺蜜”的陪护之下,“鬼鬼祟祟”地溜进华清池公园,按既定的联络暗号,“接头”见面。

也许是特意的装束,她上身穿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女式车便服,更显时尚得体。估计是紧张加羞涩,我们刚一握手,寒风就像无形的手,差点儿吹走了我那不争气的帽子。

第一次和一位纯情女子,而且是出生在大城市,且有正式工作,各方条件都胜我一筹的省城姑娘,浅笑柔情,谈论风月,芳心暗许,两情相悦,对于我这个乡巴佬兵娃子来说,就像是白日做梦。

浪漫与惊世的华清池公园,或是林阴道,或是亭台楼阁,刹那间成了我们二人的天地。她腼腆地倾吐着一份真诚的心意,真切地表白着对军人的崇拜,对军装的笃爱,对她身边军人家庭的敬仰。而对于我的老家有什么拖累?当兵几年了?现在什么级别?每月工资有多少?将来怎么办?以及“如果……就……,若……必须……”等等,这些基本点、必答题,她不闻不问,也许毫不在意,也许洞幽烛远。这倒使我心如悬,局促不安。

我突然想起,连长让我当文书时,我胆怯地说:“这我可能干不了。”连长批评我:“你这个兵太不自信。自信,是一个人的胆,有了这个胆,你就会所向披靡。”

我一贯老实巴交,放胆自白:“我是甘肃农村人,家里很贫穷,当兵已经三年了,现在还是个士兵。”她会意地点了点头。我又加重语气,乐观自信地说:“不过,再过两年,我可能会转成志愿兵。”怕

她不理解,我又补充道:“志愿兵,就是穿四个兜儿的军装,和干部待遇同样。”

她似懂非懂,看得出对这些通常认为核心的誓语、重量级的筹码以及风险性的预测,一切尽在不言中。她矜持地说:“我找对象,就是想找个军人,而且要人品正、对我好,有事业心、责任感就足够了,至于其他我都觉得并不重要……”我读懂了她的择偶观,更知晓了她的无声问。

分别后的每一天都是煎熬的。回想第一次的见面,九龙湖的波光,是那样的明静,而我的心,却是不一般的激越。七夕桥的故事,是那样的婉转,而她的表达,更是不寻常的径直。两个小时假期,转瞬即逝。我们就这样匆匆告辞,依依惜别。

当晚在熄灯号之后,我一个人偷偷地躲在连队俱乐部的一间小屋子,给她写出了第一封情书,也是我情缘的处女作。我把如非所问的、羞以启齿的思绪,先打草稿,然后修改,尔后用小楷毛

笔仔细书写,倾吐衷肠。这也算是亮出家底,先秀一技之长,不丢印象之分啊!

那时候,临潼到西安的信件,需要两三天才能收到,我是在部队到达云南文山州驻地后的第十六天,收到留守转来的回信。在她长达七页之多的字里行间,我特别记住了“你在部队好好干,我会等你从战场上回来,在前线要多写信给我”。

部队换防机动到阵地的第三天,我收到她寄来的一盘录音磁带。里面是她对着双卡录音机伴唱的《十五的月亮》和《望星空》的歌曲。她用当时红遍祖国大地,两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传唱,传递着对我的思与念,激励着战地的志与气,祝福着胜利的花与果。

听从内心的本意,无问西东便是真。昨天的奋斗,我们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今天的转身,我们过在不念,宠辱不惊。明天的岁月,我们如登春台,来日方长,在这人生的大考场,续做满分的缘分答卷。

谁能帮我重返故乡

——兼致青峰峡

□白麟

鳌山穷经皓首
也难敌喋喋风云
雪水蹒跚学步
而后一呼百应冲出宽展的谷口
最终远走高飞

像极了一个人的一生
身随波逐流
心也丢盔弃甲
一河滩的石头得有多大勇气
化成岩浆才得以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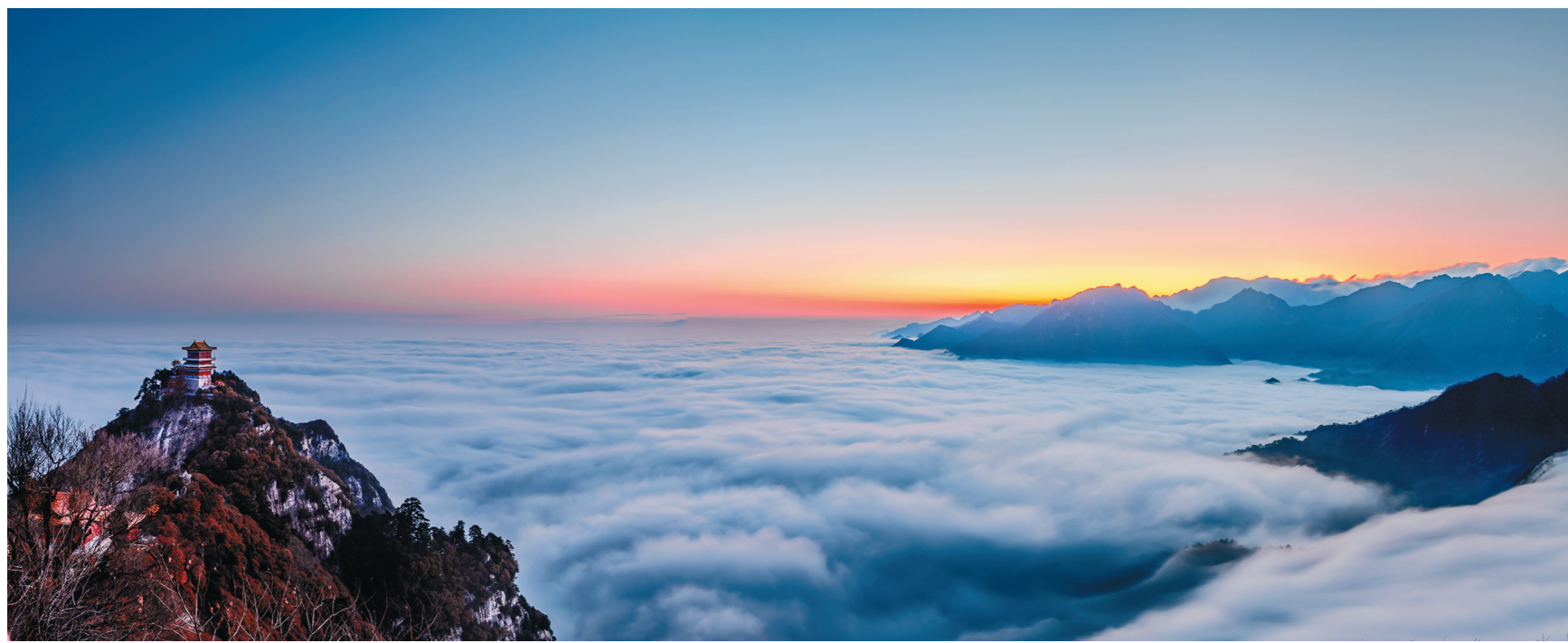
山水脱胎换骨
草木万变不离其宗
而我们,只能在命运的峡谷
找寻一袭野百合的艳影

好在最初的清风明月还在
河畔父母的坟茔还在
有风中的独叶草
替我巡牧童年
有洄游的细鳞鲢
帮我重返故乡

既然古钱道的朽木都能长出耳朵
青峰峡的一杯源头活水
定会分漫浸山遍野的
花鸟虫鱼

日出云海南五台

杜新建 摄



时光穿行遇草木

□李兰

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我总是坐在阳台上,一看便是一下午。阳光在阳台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看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清晨到黄昏,从日升到日落。我在时光中穿行,不知不觉,茫茫黑夜遮盖了万里长空,我还在阳台上,为了将书本里的最后一内容看完。对面楼栋的灯都亮了,我也打开灯,依然坐在摇椅上。不知为何,脑海中总会浮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那梦中画境般的诗句。

阳台对面是一个天台花坛。某个阴冷的早晨,几只蝴蝶翩翩起舞,让人知晓已是“穿花蛱蝶深深见”的时节了。成片的狗尾巴花在废旧的花坛里自在地开放、生长。它们无须人们打理,只肆意地铺展,自成一景。

还有石榴花开得张扬而热烈,从含苞待放到枝头绚烂。花骨朵如同一粒粒红宝石镶嵌在绿叶丛中。如果没有花朵,枝头将会黯然失色;如果没有花朵,蝴蝶将会多么寂寥……而满树的绚烂,可能只源于雪泥中的一粒种子。一粒种子会遭遇不同的命运,其中的一些有幸成为大树,遇见时光里的不同故事。就像古诗里,多少宫殿楼台终成了旧苑荒台,唯有新绿杨柳“无语立斜阳”。当那里的故事沉寂之后,草木尚不离不弃。

难怪古人感念“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花木仿佛在安慰我们,这是自然的常态。当人们从一个又一个地方离开,朝着繁华之地聚集,自然万物便默默接收那荒凉之地,“造物不言功”。这样想着,便对雪莱的《致云雀》中细腻入微地描写云雀有了更深的领悟,也能体味昌耀在《峨日朵杂峰之侧》中写

攀登者与悬崖上的蜘蛛为伍的深意了。只有它们目睹了一切。比如,地坛的古柏在几百年风雨中依然如故,接受了雨疏风骤,接受了晴空万里,接受了寒露霜降;武侯祠里,三国风云早已远去,杜甫看到锦官城外柏树森森,台阶上碧草自成春色;王安石泊船瓜洲,有感于春风可以年年到来,让江南两岸花红柳绿,只是不知道自己归期几何……

古人伤感草木不懂人的情感,却又将感情寄予天地万物间,有时进入物我两忘之境。李白一生交游甚广,但相看两不厌的当是眼前的敬亭山了;辛弃疾一生主张抗金,欢喜的却是“我见青山多妩媚”。草木与田园甚至给予了陶潜一种精神寄托,“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虽草盛豆苗稀,但只要愿无违,诗人便能委心任去留。

人从自然攫取智慧,懂得人生盛衰正如花开花落,潮起潮落,所以古人会希望“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那么,百花凋零究竟是春天的残忍,还是自然的法则?或许古人伤的不是季节,悲的不是落花,而是青春时光一去不复返和人事蹉跎无法逆转。斗转星移,走得最急的往往是最好的时光。然而,春花落尽才有盛夏的果实、金秋的收获和隆冬的贮藏。正是经历了春耕夏种,一年的耕耘才有了回答,才能实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盛况。

是人们诚挚的共鸣,让花木得以进入宽广辽远的文字间,而那些隽永的文字使得它们成为永恒。散落在四处的文字,是散落在书写者生命里的光。读到这些文字的人,是否会遇见时间深处的光?

風清如穆

书法 朱金华